

# 卷八十六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八十六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六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鄭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維邑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維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



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立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為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執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為君必有所止

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內而環拱之如眾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眾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為內朝何者為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



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于掌邦  
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為民而為之立  
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義。標準之名  
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於此是以  
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覲  
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  
者于焉而獻藝為正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獄  
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景  
之景定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  
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洛邑在周時  
為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於此宅中國故  
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於中國故  
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  
說。蓋盛稱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  
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



非若偏方僻壤節侯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中國皆然而洛邑乃其要會焉。故為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前。則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為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國都邑  
士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

鄭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士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大司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大司徒總其凡。士方氏專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立曰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經九緯東西之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玄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塾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塾必先水地以懸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後

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塾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懸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入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



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  
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  
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槩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  
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  
高下卽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  
殆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  
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  
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  
子所都為京師焉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幽  
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鎡  
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  
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  
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天富民之家所以遺  
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賁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為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皆不復振而有亡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蓋謂衰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遠夷狄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



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為三河是三郡者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為運道達于河即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也我

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蓋海道以天為異地界已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蓋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為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桀十二萬戶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起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紮古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  
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  
鬪不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  
故地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  
成臯西有穀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陸贄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  
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漢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  
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之  
半可以養力俟時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  
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  
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



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故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

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

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北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畿千里焉。

今



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  
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  
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益中國  
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  
恐其反益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  
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  
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  
已哉

高祖八年徙齊魏大族豪傑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  
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  
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  
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各家居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有變帥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  
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  
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  
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  
有不瞻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  
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為實哉必也寬之以



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歛科賦視諸民為城  
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臣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為朝  
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  
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  
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觀稜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  
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

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  
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備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  
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  
閩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  
陛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  
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  
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  
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



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地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築

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初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脩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為失體臣竊以為古之大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為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為界相去二千里而為國遠慮者猶建議脩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



京城與北虜為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為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曰幽燕。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

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為九州。或為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

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則秦漢以來得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我



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黃帝堯  
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洪惟  
國家得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黃帝以來  
之境土。承傳堯舜以來之位號。况所以建  
極以圖四方之治者。又在黃帝堯舜之故  
都。則其所以繼志述事。以上承

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謀者。烏可但已哉。  
雖然黃帝堯舜固以當法。女真韃靼尤所  
當戒。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南京  
中央  
圖書館  
藏